

韓子孟詩派作品賞析

吳小平 ● 選析
陶文鵬 ● 審訂

雄雞一聲

天下白



調張籍

李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。不知群兒愚，那用故誘傷。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。伊我生其後，舉頭遙相望。夜夢多見之，書思反微茫。

徒觀斧鑿痕，不獨治水航。想當施手時，巨刃磨天揚。垠崖劃崩豁，乾坤擺雷硜。惟此兩夫子，家居率荒涼。帝欲長吟嘍，故遣起且僵。剪翎送籠中，使看百鳥翔。平生千萬篇，金鑰垂琳琅。仙官敕六丁，雷電下取將。流落人間者，太山一毫芒。我願生兩翅，捕逐出八荒。精誠忽交通，百怪入我腸。刺手撥鱗牙，舉瓢酌天漿。騰身跨汗漫，不著織女襄。顧語地上友，經營無太忙。乞君飛露佩，與我高頡頏。

雁門太守行

黑雲壓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鱗開。角聲滿天秋色裡，塞上燕脂凝夜紫。半捲紅旗臨易水，霜重鼓寒聲不起。報金黃金臺上意，提携玉龍為君死。

山石

山石礪行徑微，黃昏到寺蝙蝠飛。升堂坐階新雨足，芭蕉葉大梔子肥。僧言古壁佛畫好，以火來照所見稀。鋪床拂席置羹飯，疏糲亦足飽我饑。夜深靜臥百蟲絕，清月出嶺光入扉。天明獨去無道路，出入高下窮烟霏。山紅澗碧紛爛漫，時見松樅皆十圍。當流赤足踏澗石，水聲激激風吹衣。人生如此自可樂，豈必局束為人羈？嗟哉吾黨二三子，安得至老不更歸！

聽穎師彈琴

昵昵兒女語，恩怨相爾汝。劃然變軒昂，勇士赴敵虜。浮雲才不可上，失勢一落千丈強。嗟余有兩耳，未省聽絲篋。自聞穎師彈，起坐在一旁。推手遽止之，濕衣淚滂滂。穎乎闕誠能，無以冰炭置我腸。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雄雞一聲天下白：韓孟詩派作品賞析／吳小平選析
．．．初版．．．臺北市：開今文化出版：知道總
經銷，1994
面；公分．．．（中國文學走廊；17）
ISBN 957-8730-46-2（平裝）

831.4

82009593

中國文學走廊 ⑰

雄雞一聲天下白——韓孟詩派作品賞析

選 析／吳小平

發行人／冷遠玫

出版者／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木新路二段161巷10號

電話◎2342666-7 傳真◎9374907

郵撥◎1636829-2 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438號

授權公司／廣西教育出版社

執行主編／黃惠娟

電腦排版／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製版印刷／世和印製企業公司

總 經 銷／知道出版有限公司

電話◎(02)9395450 電傳◎9381823

郵撥◎1293515-1 知道出版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／張泰昌律師

初 版／1994年2月一版一刷

ISBN 957-8730-46-2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

雄雞一聲天下白

——韓孟詩派作品賞析

陶文鵬◎審訂

吳小平◎選析

出版

開今文化

漫步於中國文學的長廊

——「中國文學走廊」出版序



長廊，是一種最能反映中國人生活哲學的建築類型。中國的長廊，是爲了供人漫步而設，而漫步本身，卻並不是爲了甚麼。那是一種無所爲而爲。走在長廊上，清風徐來，一方面可以欣賞湖光山色，一方面可以沉思默想，那種悠然之樂，又豈是塵世間的功名利祿所可以提供的！

「中國文學走廊」也是這樣一條供人漫步的長廊，而它通過的，是中國文學的大觀園。

中國文學的傳統，源遠流長，從《詩經》算起，迄今已超過兩千多年，其間不但文類繁衍，而且即使在同一種文類中，也是名家輩出，各領風騷。浩瀚與繁富，固然讓中國文學成爲一座取之不盡、用之無竭的精神寶庫，但另一方面，卻也構成一般讀者——特別是

現代讀者——親近上的障礙。一個不是學文的讀者，一旦被拋擲到中國文學的大觀園，往往是目迷五色，不知所措。

有鑒於此，本社特別編纂了這一套「中國文學走廊」系列，為有心一窺中國文學之美的讀者提供一條可循的途徑。顧名思義，這是一條經過精心規劃的長廊，它會帶領讀者走過一個一個值得瀏覽細味的風景點。

「中國文學走廊」系列中的每一單元都由大陸上學有專精的學者執筆，絕對夠得上是嚴謹之作。但我們請讀者不要抱著「讀書」的心情去「讀」它。我們所希望的，是讀者能應我們的邀約，放鬆心情，與我們一起漫步於中國文學的長廊上。這裡風光無限，美不勝收。

在車馬喧囂之餘，走入「中國文學走廊」，信步行來，偶拈一則，思出物外，此樂可極！是為序。

峰迴路轉的新聲

——韓孟詩派

詩至中唐，已經步入了峰迴路轉的新境界。李白、杜甫的盛唐之音裊裊迴蕩於詩壇上空，餘響漸泯了；白居易一度倡導的所謂新樂府運動，又隨著詩人晚年政治的消沉而迅即偃旗息鼓；大曆時期浮淺、平滑的詩風，應著那慳慳官氣，悄然扇起，瀾漫於詩壇。歷史在這裡徘徊，在這裡沉思，它呼喚著詩壇的巨擘，期待著詩風的變革。

一個新的詩派崛起了。這就是韓孟詩派。它響應著時代的召喚，以其特有的豪放通脫、恢宏恣肆的氣勢，以其雄奇險怪、幽冷生僻的風格，遠紹漢魏風骨，近接李杜夔響，一掃大曆浮淺平滑之風，卓然挺立於中唐的詩壇上，為芬芳馥郁的唐詩百花園，增添了一簇奇花異葩。

韓孟詩派的主要人物當然首先是韓愈。無論就他當時的政治、文學地位，還是就他在這一詩派中的作用和影響，他都是當之無愧的領袖。但據學者研究，首開奇崛險怪之風的，卻是孟郊。早在建中元年（七八〇），孟郊在詩歌創作中就流露出了好奇尚異的傾向。這一年，他有一首《往河陽宿峽陵寄李侍御》，寫薄暮投宿，筆下全是一派荒涼淒清之景，把一種恐怖的氣氛，帶到了對自然美的感受當中來。又如作於貞元九年（七九三）的《京山行》，寫的完全是一種怪異的情景：病馬蹭蹬，飛虻聚吟，夜暮虎嘯之中，詩人踽踽獨行——充滿了緊迫感、悚慄感，哪裡還有寄情山水、嘯傲江湖的影子！而韓愈在貞元八年（七

九二）見到孟郊以前，詩風還是平實的。正是在貞元九年，他同孟郊一起寫了《遠遊聯句》，才開始表現出崇尚怪奇的傾向。從此，便一發不可收拾了。韓愈憑著他的政治和文學地位，憑著他的才力，一躍而為「開山始祖」，同孟郊一起，走上了以崇奇尚怪為特徵的創新之路。所以，清人葉燮說：「唐詩為八代以來一大變，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。其力大，其思雄，崛起特為鼻祖。」韓愈、孟郊領導標新倡導於前；賈島、李賀、盧仝、馬異、劉叉等影從響應，嗣響於後，一時間前呼後應，風雲際會，活躍於中唐的詩壇上，開創了一個嶄新的詩歌流派。

這一派詩人最根本的相同之處，就是生活道路的蹭蹬、坎坷和由此而來的心理歷程上的磨難、鬱鬱不得志。韓愈一生遭受兩次大的挫折，一次是貞元十九年（八〇三），因上書為民請命而被貶為陽山縣令；一次是元和十四年（八一九），因諫迎佛骨，險遭極刑，復貶為潮州刺史。孟郊的潦倒失意更加明顯，直到四十六歲才進士及第，做了個小官，還只得半俸，窮苦終生。賈島先是出家為僧，還俗後，屢試不第；後因飛謗，被貶長江主簿。盧仝乾脆長年隱居，不願仕進。至於李賀，其窮愁潦倒更不必說了，僅僅因了所謂名字犯忌諱，便被無辜剝奪晉身的機會，二十七歲即仙逝而去……沉重的打擊，長期的磨難，使他們的思想愈來愈深沉，感情愈來愈幽癖，藝術趣味也愈來愈怪奇了。詩，成了他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或主要部分，有時甚至成為生活的全部。從賈島的「一日不作詩，心源如廢井」（《戲贈友人》），可以窺探到詩在他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。他們常常沉湎於自己所創造的詩境當中，「二句三年得，一吟雙淚流」（《題詩後》），吟賞把玩，留連忘返。因此，他們對詩境的探求越來越深奧了，對詩藝的琢磨越來越考

究了。這，大概就是他們在詩歌藝術上好奇尚異、追求幽僻險怪的根本原因之所在。

歸納起來看，這一詩派的奇崛險怪的特徵，大約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。

一是以醜為美，以雄奇光怪為美。這是一種異乎尋常的審美趣味。有誰去寫拉肚子呢？韓愈寫了（《病中贈張十八》）：「中虛得暴下，避冷臥北窗」；有誰去寫鬼呢？李賀寫了（《秋來》）：「秋墳鬼唱絕家詩」，《南山田中行》：「鬼燈如漆點松花」。至於寫鳥交尾、蝸牛伸觸角（韓愈、孟郊《城南聯句》）：「擺幽尾交榜。蔓涎角出縮」，寫給毛毛蟲螫了身上就起雞皮疙瘩（同上）：「瘁肌遭虵刺」，讀來且不說能不能引起美感，至少身上也要起雞皮疙瘩的。所以，劉熙載說：「昌黎詩，往往以醜為美」（《藝概》），可謂一語中的。從他們的詩歌當中，我們還可以更多地看到光怪陸離的和枯槁瘁索的景象。韓愈《陸渾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韻》，那種天翻地覆、鬼哭狼嚎和由此而造成的怒張蹕突的力；《岳陽樓別竇司直》那種波瀾壯闊的聲勢、氣魄和神秘莫測的氛圍……都體現出一種光怪震盪之美。孟郊《秋懷》的蕭索與悲涼，《寒溪》的清冽與冷寂……都顯示出一種枯槁瘁索的美。李賀《仁和里雜叙皇甫湜》，荒涼中襯托出一種斑駁錯落的意象；《南山田中行》從鬼燈明滅之中，寫出了斑斕、幽曠而又新爽的氛圍……都創造出一種斑駁的、穠麗的美。盧仝更是一個追求怪異之美的詩人。他的那首《與馬異結交詩》以枯樹枝的蒼老怪異來描狀馬異的形象，可謂異想天開。怪不得連韓愈都說他「往年弄筆嘲同異，怪辭驚眾誇不已」（《寄盧仝》）了。如此林林總總，可以歸納為：以奇為美，以怪為美，以醜為美，一言以蔽之，以超乎尋常為美。

這是一種有明確追求的審美理想，它突出地反映在創作中不是偶然的。從韓愈那首著名的《調張籍》當中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雄奇的想像和縱橫的氣勢，更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審美觀。他主要肯定了李白的雄奇奔放和杜甫的狀大沉雄，而對李白的清新飄逸，對杜甫的沉鬱頓挫，似乎都「視而不見」。很顯然，他肯定李杜的，正是他傾心冥求和折節稱賞的，正是他要努力學習的。這就折射出韓愈對雄奇壯大的審美理想的追求。他在論賈島的詩（《送無本師歸范陽》）、論孟郊的詩（《薦士》）的時候，都有意無意地反覆表述了這一審美理想。那麼，孟郊的《贈鄭夫子飭》：「天地入胸臆，吁嗟生風雷。文章得其微，物象由我裁。宋玉逞大句，李白飛狂才。苟非聖賢心，孰與造化該。……」洋溢著一種縱橫馳騁、囊括宇宙、包容萬有的氣概；李賀的《高過軒》稱讚韓愈與皇甫湜：「殿前作賦聲摩空，筆補造化天無功」，等等，都同樣表現出了這一異乎尋常的審美趣味。這一特徵，在孟郊的《遊終南山》一詩中表現得更加鮮明突出。按照常人審美習慣，日出而登南山極頂，縱覽天地，方可曠胸闊懷，一暢心緒；日落而降峽谷深壑，洞幽探微，差能一慰好奇求異之心理。而孟郊，率皆反其道而行之：紅日隱淪，始攀高峰；旭光普照，方沉幽谷。所以，他領略到了「高峰夜留景，深谷晝未明」的奇景異觀。這種與眾不同的遊山玩水的獨特方式及其審美感受，很能說明韓愈派詩人的與眾不同的審美理想。這種審美理想和創作追求，不要說在唐代詩壇上，就是在中國詩歌史上，也是罕見的。韓孟派詩人正是以這種獨特的追求和由此創造出來的輝煌的業績，博得了世人的矚目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。

二是重主觀，重抒情。這與中唐時期的另一詩派——元白詩派的重客觀、重寫實，大相徑庭。他們常

常沉湎於自己的主觀心境當中，用心境，寫詩境，創奇境。無論是抒情詩、紀事詩，還是贈答詩、詠物詩，都以一己之心境的「陰晴圓缺」為樞紐，以一己之感情的波瀾起伏為線索，或濃彩重墨，或輕描淡寫，或宏篇巨製，或短韻小章，都具有相當濃厚的主觀抒情色彩。賈島《題岸上人郡內閒居》詩曾說過：「靜向方寸求，不居千嶂幽」。心思寧靜，世界萬物自然也就寧靜，千山萬壑，湖海波濤，招之即紛紜而來，揮之即排闥而去。所以，他常常會有這樣的體驗：「獨自南齋歸，神閑景亦空。有山來枕上，無事到心中。」（《南齋》）這種對物與我、境與心的關係的深刻理解和切身感受，對韓孟派詩人重主觀重抒情的特徵，不啻是一種生動絕妙的寫照和說明。在他們看來，自然風光，人文景觀，是否攝入心境，怎樣攝入詩境，完全取決於詩人自己的主觀感情和感受，不受任何外在影響。因此，同是孟郊，落第時，便慘呼「江籬伴我泣，海月投人驚。……時聞喪侶猴，一叫千愁生。」（《下第東南行》）登第後，又高歌「春風得意馬蹄疾，一日看盡長安花」（《登科後》）。同是「聞砧」，孟郊一會兒覺得「杵聲不為客，客聞髮自白」一會兒又覺得「杵聲不為衣，欲令遊子歸」（《聞砧》）。同是聽穎師彈琴，韓愈從中想像到「昵昵兒女語，恩怨相爾汝」，想像到「啾啾百鳥群，忽見孤鳳凰」（《聽穎師彈琴》）；而李賀卻聯想到「芙蓉葉落秋鸞離，越王夜起遊天姥。暗佩清臣敲水玉，渡海蛾眉牽白鹿……」（《聽穎師彈琴歌》）。同是一個人，對於不同的際遇（孟郊之落第與登第），心理感覺的反差，情感反應的跳躍，竟是如此之大；不同的人，對相同的事物（韓愈、李賀之聽穎師彈琴），感受的懸殊，聯想的錯落，也竟有如此之大——退一步說，這些似乎還可理解和捉摸的話；那麼，同是一個人，對同時同地發生的事件（孟郊之聞砧），感

想卻是那麼跌宕，思緒又是那麼複雜，不得不令人驚訝。由此可見，韓孟派詩人完全不是像元白派詩人那樣「隱退」到詩的背後，讓客觀事物本身來說話，作代言人；而是直接跳到前台，直抒胸中口中不得不抒之情，使客觀事物僅僅成爲一種陪襯。宋人張耒說李賀詩篇「超物象」（《李賀宅》），明人王世貞說「長吉（李賀）師心」（轉引自葉燮《原詩》），都是指其重主觀抒情特徵而言。詩人們以其情感、心境的刀尺，去度量客觀事物，裁剪外界景觀，使之符合主觀抒情的需要，接受主觀心境的規範和區圍，從而體現出強烈的主觀抒情色彩。

這種重主觀抒情的藝術特徵，同韓愈的「不平則鳴」的文論觀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。韓愈在《送孟東野序》中論及的「不平則鳴」，主要是指鳴其不幸，所以，他又主張文窮而後工，並在《荆潭唱和詩序》中加以論述。在《調張籍》中，他就是這麼認識李杜的成就的「惟此兩夫子，家居率荒涼。帝欲長吟哦，故遣起且僵。剪翎送籠中，使看百鳥翔。平生千萬篇，金薤垂琳琅。……」這段富於藝術想像的描寫，就是其不平則鳴和詩窮而後工的生動表述。孟郊也提出過抒寫真情，反對「心氣之僞」的主張（《送任、齊二秀才自洞庭遊宣城序》），又從側面補充和完善了不平則鳴的理論。韓孟派詩人正是被一股勃鬱的奇氣驅使著，才發出了「不平則鳴」的呼聲，寫出了充滿著雄奇力量、迴盪著耿介磊落之氣的優秀詩篇。

三是散文化傾向。這一特徵，是與尚奇好異的美學追求和重主觀抒情的藝術特徵密切相關的。他們在詩中追求光怪震盪的奇光異彩，採擷林林總總的千姿百態，包容天上神仙、地下鬼魅等無奇不有的「怪怪奇奇」內容，氣勢磅礴，囊括世間一切。舊有的詩歌形式，顯然又容納不下這種包羅萬象的物境和涵泳無

窮的心境；況且，尋求新的詩歌形式，本也是他們異乎尋常的美學追求的一個重要部分——所以，舊有的詩歌形式被突破了，他們走到了散文化的道路上，以文爲詩。從此，詩的凝練緊湊的結構，跌宕跳躍的語序和高度濃縮的語言，一變而爲首尾縝密的敘述，而爲連貫平白的抒寫；詩的工整嚴格的對仗，迴環往復的節奏和一唱三嘆的韻律，一變而爲汪洋恣肆的揮灑，而爲散文化的語言和句式。最典型的要數盧仝的《月蝕詩》、韓愈的《月蝕詩效玉川子作》、《陸渾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韻》、劉叉的《冰柱》、《雪車》等詩。難怪有的詩評家大呼：「此是塾訓體，不是詩體。」（程學恂《韓詩臆說》評韓愈《符讀書城南》語）試讀：「師干久不息，農爲兵兮民重嗟。騷然縣宇，山崩水潰，碗中無熟穀，壘上無桑麻。……」（劉叉《冰柱》）；「壽州屬縣有安豐，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。……嗟哉董生孝且慈，人不識，惟有天翁知，生祥下瑞無休期。家有狗乳出求食，雞來哺其兒。」（韓愈《嗟哉董生行》）等等，雖謂之散文，亦無不可。所以，金代趙秉文說：「少陵（杜甫）知詩之爲詩，未知不詩之爲詩。及昌黎（韓愈）以古文渾灑溢而爲詩，而古今之變盡。」（《與李孟英書》）這話說得極好。唐詩發展到杜甫，可算是集大成了，似乎再難有所突破。但韓愈經過開拓和倡導，跳出並打破了傳統的詩的概念，把原先一些不能算作詩的，也收容進來，擴展成爲詩，以文爲詩。這就像他在《進學解》裡說的那樣，他的古文是「渾渾無涯」，如此爲詩，當然是太滿了；滿則溢，「溢而爲詩」，詩的形式焉得不被撐破？所以，韓孟派詩歌的散文化傾向，也是一種必然。

四是苦吟。所謂苦吟，即作詩必嘔心瀝血，必窮態極妍而後已。韓孟詩派的這一特徵，也是由他們的

好奇尚異的審美理想，及其「惟陳言之務去」的詩歌主張所決定的。情要真，境要奇，景要怪，語要新；「僞情」務去，平境俗景務去，陳詞濫調務去，那麼，非苦吟長詠何以臻此境？非劇目鉅心何以逞其能？韓愈在《貞曜先生墓誌銘》中說孟郊「及其爲詩，劇目鉅心，刃迎縷解。鉤章棘句，掬擢胃腎。神施鬼設，間見屈出。」既是對孟郊精思苦煉作詩的讚賞，又表明了他本人稱賞苦吟，鼓勵錘煉詩境的詩歌主張。他在《贈崔立之評事》一詩中，就曾指出崔詩「才豪氣猛易語言，往往蛟螭雜螻蚓」，對詩歌語言缺乏錘煉。至於孟郊，他自己就曾說：「夜學曉未休，苦吟鬼神秋」（《夜感自遣》），而且，稱讚他人也以苦吟相推許，如描摹賈島苦吟情狀：「瘦僧臥冰凌，嘲詠含金瘡。金瘡非戰痕，峭病方在茲。詩骨聳東野，詩濤湧退之。有時踉蹌行，行人驚鶴師……」（《戲贈無本二首》之一），極爲生動，可見孟郊也很欣賞苦吟，他本人也是典型的苦吟詩人。至於孟郊推崇的賈島，更是個著名的苦吟詩人，傳說「推敲」一辭即出於他之手。他的《題詩後》自摹作詩情狀：「二句三年得，一吟雙淚流。知音如不賞，歸臥故山秋。」言辭雖有所誇張，但鮮明體現出他對詩的刻意精心，已近「狂痴」（孟郊《戲贈無本二首》之一評賈島語）的程度。李商隱《李長吉小傳》載李賀能《苦吟疾書》其母常說「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爾」！以苦吟而臻於此境，可謂極致了。

很顯然，這種極其嚴謹的創作態度，對於詩藝的如痴如醉的執著和追求，對韓孟派詩歌的創作，是很有積極影響的，他們的許多好詩，都善於精心構思，出奇制勝。但也應該指出，這種苦吟的作風同時也給詩歌創作帶來了一定的消極影響，致使他們的詩歌當中，造境荒誕、怪奇者有之；造語晦澀、尖新者有之。

，甚至還有佶屈聱牙，不能卒讀的。就說賈島自鳴得意的「獨行潭底影，數息樹邊身」二句，奇則奇矣，只嫌太刁鑽古怪。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。

以上四點，是韓孟詩派的總體特徵。雖然，好奇尚異是韓孟詩派的主要特徵，但分而觀之，他們各自也還有寫得平實、自然、流暢的作品，每人的創作風格又是面貌卓異的。韓愈奇而壯大沉雄，孟郊奇而古樸澹遠，李賀奇而虛幻穠麗，賈島奇而清冷幽寂，盧仝奇而俗，劉叉奇而誕……正是這群星璀璨，這百花爭艷，才使得唐詩的夜空更加絢麗多彩，使得韓孟詩派這簇奇花異葩散發出更爲誘人的芳香。

本書選擇了韓孟詩派的主要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，共六人六十三首詩歌，進行賞析。選目時，既考慮到要能體現該詩派的整體風貌和詩人的獨特風格，選析一些典型的雄奇險怪的作品；也兼顧到便於觀賞的因素，對這一類詩（尤其是長詩）的入選從嚴掌握，能使讀者窺一斑而知全貌，就可以了。由於我希望選目盡可能不與同類賞析書重複，以及本書篇幅的限制等，再加上上述原因，一些名篇只能割愛了。另外，還有一些一般被視爲韓孟詩派的詩人，如馬異、樊宗師等，由於其詩歌流傳既少，又幾無佳作可誦，所以，本書也就不選了。這些，都是需要加以說明的。我在賞析中不屑於字句的串講和解釋，而只是想努力寫出原作的基本精神，努力寫出自己的藝術感受。只是，主觀願望如此，客觀效果未必能夠達到。我的水平有限，疏誤之處，請讀者批評指正。

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陶文鵬先生在百忙之中，爲我審讀此稿，謹此深致謝忱。

吳小平 一九八八年二月四日

目錄

冷遠玫

漫步於中國文學的長廊

——「中國文學走廊」出版序

吳小平

峰迴路轉的新聲

——韓孟詩派

◇ 孟 郊 ◇

二四

遊子吟

二六

古怨別

三三

戲贈陸大夫十二丈（其三）

三三

長安早春

三六 聞砧

四〇 登科後

四三 秋懷（其一）

四七 秋懷（其二）

五三 遊終南山

五七 濟源寒食（其六）

五九 洛橋晚望

六二 寒溪（其一）

六四 春雨後

◇ 韓 愈 ◇

七〇 條山蒼

七三 山石

七七 利劍